



■本期关注：文学影视改编

从一本好书到一部好剧：

精彩光影续写书香传奇

□李明毫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阅读使我们尊重知识、增长见识、提高修养、内心安宁。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学改编剧集实现了对原著的反哺，带来原著的大卖，进而推动读者群体和文学爱好者群体的扩张，推动文学创作的繁荣。

事实上，从电视剧诞生之日起，文学就是其重要的故事来源。1958年，我国播出的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就改编自《新观察》杂志上刊登的同名短篇小说。其后近70年的漫长时间里，从古典四大名著到现当代经典文学作品，再到年轻人喜爱的网络小说，文学改编而成的剧集不断掀起收视热潮，显示出文学剧集互鉴交融碰撞出的强大动能。

书中“走出”好剧
“星光”熠熠生辉

近几年，从书中走出的优秀剧集备受关注，文字更密集地与影像对话，也因之结出了累累硕果。

2024年9月21日，新一届我国电视剧领域的最高政府奖“飞天奖”颁出，16部“优秀电视剧”获奖作品中，有《人世间》《三体》《繁花》《父辈的荣耀》《风吹半夏》《警察荣誉》等9部出自文学改编。其中，由于题材的稀缺性，《三体》收到了更多赞誉。

《三体》由我国科幻作家刘慈欣获得“雨果奖”的同名小说改编，主创团队充分运用实景拍摄、特效动画等多种方式，让原著中超越想象力边界的诸多场景得到精准还原，成为少有的中国人主导、影响全球的科幻作品。其成功除了制作上的用心之外，首先应归功于原著提供的优质科幻内核，“人列计算机”“古筝行动”等名场面都有扎实物理学支撑。同时，剧集浓墨重彩地聚焦于外星文明与地球之间的接触，探讨文明的发展、自我毁灭和拯救，这种来自原著的深邃的人类忧思，极易引发观众的深层共鸣。反观2024年推出的奈飞版《三体》则因“魔改”而备受争议，未能被观众接受。

《父辈的荣耀》《警察荣誉》的成功，也与它们延续了原著的个性密切相关。《父辈的荣耀》改编自阿耐的同名小说，作品写东北三代林业工人的生活，将时代叙事、行业故事与家庭趣事巧妙结合，对类型剧综合与叠加的表现手法的运用，让家国同构，反映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潮流。《警察荣誉》则以全新视角聚焦基层民警，没有惊天大案，只有以生活化手法讲述的平常警事，以普通观众可知可感的方式更好凸显了基层民警的重要性。

而《人世间》《繁花》等作品，除了“飞天奖”获奖作品的身份外，还有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标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来是影视改编的香饽饽。据统计，茅盾文学奖设立至今的53部获奖作品中，近半数都实现了影视化。《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更是跻身经典之列。《平凡的世界》脱胎于原著，片中主人公大多说的是陕北普通话，有着浓郁的黄土高原的味道，在这样的氛围中，被改革开放所激活的改变自身命运、改变国家面貌的时代精神跃然荧屏。《白鹿原》则成功展现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代变迁，以及动荡年代中的人物命运。

成功的严肃文学作品，大多有着对时代和人性的深入挖掘，对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细致描摹，再加上作家出色的想象和个性的表达，让剧集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更宽广的视角观察时代变迁，以更深入的思考体察人心人性，从而满足观众更高的审美需求。



大胆审美转化,探索从未停歇

文学和影视同为智力劳动，但也有很大的不同。相较于影像的具体、清晰、可感知，文学作品往往是多义、模糊且充斥着个人化想象的。因此，文学的影视改编，不必完全匍匐于原作，可以针对影像传播的特点，进行大胆的审美转化。事实上，剧集在文学改编上的创新和探索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时常能够带给我们惊喜，比如《繁花》。

改编自金宇澄同名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繁花》，以1993年为故事的起点，讲述了时代大潮中一批先富者的创业故事。作为著名导演王家卫指导的首部电视剧，《繁花》通过对光影、色彩的独到运用，形成别出心裁、独具匠心的强烈视觉冲击，让观众在环境和人物共同渲染出的韵味中沉浸、陶醉。剧集在发扬了原著文学作品格的同时，也对这一严肃文学作品进行了新的审美创造，

在大时代的背景刻画人物命运的起落，为电视剧如何书写、再现改革开放这段历史探索着新的路径。

同年播出的8集短剧《我的阿勒泰》则在散文这一体裁的影视改编上做了成功探索，也获得了现象级的热度。该剧呈现了极具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影像景观。其中，有以精致画面展示的自然之美、生命之美、天伦之乐，有哈萨克民族忍抑欲望的古老精神和独特的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剧中人也有和城市同龄人相似的烦恼。剧中一些金句，如：“痛苦这东西，天生应该用来藏在心底，悲伤天生是要被努力节制的，受到的伤害和欺骗总得去原谅，满不在乎的人不是无情的人”“当我感到黑暗，便走上前直接推开窗子，投入阳光或星光”等，被观众反复咀嚼和传诵。散文形散神聚、清新质朴、情景交融、以小

见大的美学风格，在影像转化中被精准复刻，令人惊艳。

与严肃文学的改编相伴，作为通俗文学的一员，网络文学当下已经成为影视改编的重要故事来源。在其庞大的体量和多样题材中，近两年也出现了不少精品。剧集《小巷人家》透过苏州的一条小巷，向观众展示时代的变迁、生活的巨变和城市的新生。该剧改编自连载于起点中文网的同名小说，以小切口表现大时代，宏大而不失细腻，细腻又不陷琐碎。同样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的剧集《六姊妹》，讲述的是小城淮南何家老一輩及6个女儿的人生悲喜剧，从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之中呈现人间烟火，带来“家”的力量。这一类作品的共性特点是温暖清新、真实质朴，不急不躁地讲述日常生活，将观众带入剧情，产生共鸣。

不必追求“复刻”，重在精神对话

如果硬要给当下文学改编影视作品佳作迭出的现象，打上“文学影视改编热”的标签的话，文学对影视创作传播的价值大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文学为影视创作提供了数量庞大内容多样的IP库，降低市场风险。剧集创作是重资产的集体创作，成型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完整的剧情和人物设计，乃至市场反应，其中包含了大量信息辅助决策。二是优秀文学作品无一不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取得的创作成果。其创作态度、作品中所反映出的生活经验，都能带给影视创作者丰厚的滋养。三是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价值追求、审美追求、精神力量，让影视作品得以在更高基础上开展艺术创作，以回应观众在感官愉悦之外，对作品艺术深度和创作深度的更高追求。文学改编剧集，不必追求对原著的“照搬”“复刻”，而应当在精神对话的基础上，吸收原著思想内涵，根据剧集用户和传播的热点，有

针对性地进行增删改写，让原著的精神力量更好地传递给观众。

像电视剧《人世间》《风吹半夏》，前者以一个东北工人大家庭几代人的命运起伏，串联起50年跨度的中国百姓生活史；后者则用许半夏的奋斗史，折射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机遇和时代巨变。还有新近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的《北上》，用运河边一群少年从幼时相知相伴，到长大后用实际行动回馈家乡和社会，来展现他们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民族精神的传承。三部剧在剧情和人物上较原著都有所调整，比如《人世间》编剧王海鸰对周父、周母、周秉昆、骆士宾等人物的戏剧化改造；《北上》编剧赵冬苓对原著历史线的弱化并新增了原创角色“夏凤华”等等。但原作的精神内核，主人公身上的责任、坚忍、执着等精神力量，都很好地承接了下来，因而奠定了作品的品质基础。

当然，有着优秀文学作品作为参照，文学影视改编时常伴随着遗憾，乃至争议。如《人世间》原著作者梁晓声所言，“文学要记录时代的褶皱，哪怕它碍得人生疼”。而剧集作为面向大众传播的文化产品，不可避免地要适当熨平褶皱，相应地，可能会折损作品对人性刻画的深度，对社会问题展示的锐度。但是，只要与原著进行充分的精神对话，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创作原则，就能够在直面现实矛盾的同时，传递理想主义的光辉。让观众在看剧的同时，获得温暖治愈和生命感悟。

文学与影视的双向奔赴，不仅仅是不同媒介的各展所长，更是推动社会整体文明程度提升的基础性工程。期待未来能有更多优秀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精品剧集，让我们内心充盈、欢愉，充满希望。

（作者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研究部主任）

聚光灯

把运河故事
讲给更多人听

□徐则臣

我的长篇小说《北上》，写的是京杭大运河。这条河，从南到北把东西走向的五大水系贯穿在了一起，就像人的大动脉从头到脚把身体里的各个血管支流联通起来一样。自元朝开始，它就不仅仅是一条南北走兵运粮之河，它还是政治经济文化候等诸多方面交流融会的最重要的通道。

当然，我是个小说家，不管书写和探讨的对象如何高深、伟大，都要以小说的方式去呈现。小说靠什么？人物、故事、细节、结构、语言，如同一座宏伟的建筑，你必须从一块砖、一片瓦开始，沉着笃定地一点点垒起。小说中，汤汤大水成了一面镜子，映照出100多年来中国曲折复杂的历史和几代人深重纠结的命运。一条河流的历史，是几代人的历史，也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只是，这种家国历史是以个人的、隐秘的、日常的、细节的方式呈现出来。

小说是2018年出版的，这几年间，被陆续改编成了音乐剧、话剧、电视剧等多种形式。我挺喜欢电视剧《北上》，有一种看到女儿嫁出去，并且过上了好日子的老父亲的欣然。

播出期间，我每天下了班在回家路上追剧，一天两集慢慢消化。我是完全怀着一颗素心在看。因为写的时间太长了，小说写什么我也不记得了，所以我看电视剧的时候觉得剧情代入感很强，我就跟着它走，该流眼泪的时候我也哗哗流眼泪，我儿子说：“你怎么又拿纸巾？”因为的确很感染人。

所以说，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它自身的规律，不论是话剧、音乐剧，还是电视剧，每一种艺术形式只要是在自身的框架内，做到内容自洽自足，并且经得起推敲，那就是成功的改编。在这部电视剧里，我们主创人员无论是编剧、导演、演员，还是其他各位工作人员，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通过镜头语言展现了运河的壮美与历史厚重感。

作为一个江苏人，我特别高兴，能够看到我对运河的感情在这部剧中得到更大程度的传播和辐射。一部小说的影响力其实是有限的，即使再畅销它也是有限的，它可以，也需要借助不同的艺术形式传播开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它之前所没有的内涵和价值。《北上》在通过话剧、音乐剧，尤其是电视剧这种为更广大受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方式传播出去后，它的社会效应就更大了。

电视剧播出后，我不断收到这样那样的好消息。比如，淮安那边有人跟我说：“现在觉得‘花街’有点短了，盛不下那么多来旅游的人”“我老家是连云港东海的，当地盛产水晶，老家朋友最近也跟我说，水晶销售现在特别火爆，为了应对源源不断的客商和游人，水晶城已经开始24小时营业了”，这些我听到之后都特别感动。倒不是说这些都是剧集带来的，但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在今天文学相对比较弱势和边缘的情况下，很高兴看到小说还能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从小生活在水边，在这条大河边也曾生活过多年，这条绵延近两千公里的长河成为我认识和想象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方法和尺度。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写运河，写了20多年。20多年来，我觉得我对这条运河了解得越来越深，它是我生活的沉默的背景。写《北上》，我要做的就是让沉默者开始言说，把多少年来我听懂这条河的故事，以文字的形式讲述出来。而现在，有更多的观众得以在电视剧中、在荧屏前体验到流淌在教科书里、流淌在中国大地上的那条河流，如何也真实、鲜活地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令我感到非常欣慰。

（作者系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小说《北上》作者）

